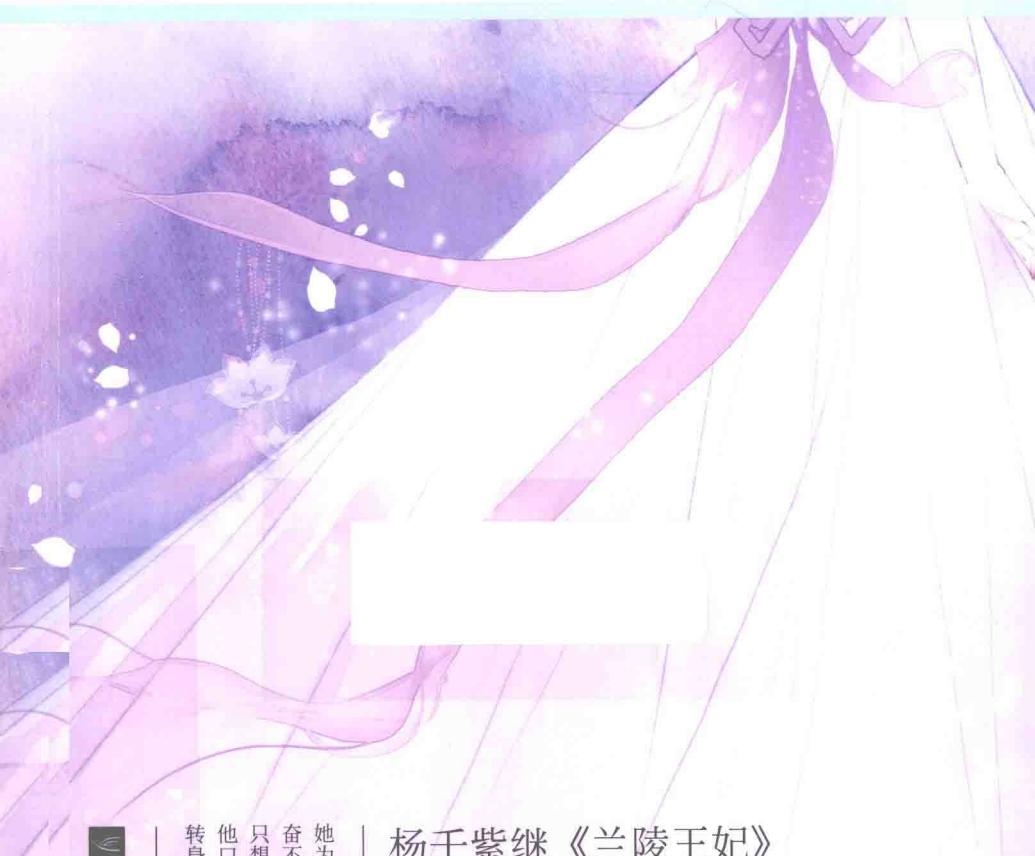


YANGQIANZI
杨千紫

那么 不爱你



她为爱飞蛾扑火，
奋不顾身，
只想与他终身厮守。
他口口声声许诺一世情深，
转身却娶了别人。

杨千紫继《兰陵王妃》
之后又一部缠绵入骨的殇情之作！

背叛与守候·沉沦与救赎·阴谋与爱情

放不下的是岁月，是那段感情中全情投入的自己，
因为我们再也不可能像从前那样去爱一个人了。

那么
不爱你



Landscape
Love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那么不爱你 / 杨千紫著. — 南京 :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5
ISBN 978-7-5399-8574-9

I. ①那… II. ①杨…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79707号

书 名 那么不爱你
作 者 杨千紫
出版统筹 黄小初 沈洽颖
选题策划 北京记忆坊文化
责任编辑 姚丽
特约编辑 虾球
责任监制 刘巍 江伟明
封面绘图 画措
封面设计 80零·小贾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朝阳印刷厂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80×1230毫米 1/32
字 数 180千字
印 张 9
版 次 2015年9月第1版, 2015年9月第1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5399-8574-9
定 价 28.00元

影视版权抢订热线 010-64810892-604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录

CONTENTS



第一章 似此星辰非昨夜，为谁风露立中宵	001
第二章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	054
第三章 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	139
第四章 疗伤	156
第五章 宿命的羁绊	171
第六章 深渊中的深渊	186
第七章 爱与痛的边缘	196
第八章 本欲起身离红尘，奈何影子落人间	228
第九章 把悲伤留给自己	251
第十章 声声慢	273

第一章

似此星辰非昨夜，为谁风露立中宵

[Endless love]

1. 他离开我的梦

我心里像是被注满了高压而苦涩的气体。

在一片令人憋闷窒息的黑暗中，我看不见白寂云的脸。

白寂云的脸永远那么干净，就像十七岁一起站在操场上仰头看过的碧蓝天空。

他忽然笑了，我却是心中一冷，打了个寒战。

白寂云是个很少笑的人。在陌生人面前，他永远冷着一张脸，可是当他爱着我的时候，我却总能从那张寒冰般的俊脸中体会到一丝冰雪融化的温柔。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他现在这样对我笑，却让我不寒而栗。他的眼眸深处是冷的，仿佛杂草丛生，荒芜已久。

“那墨，你什么时候变得这样天真了？”白寂云的笑脸逼近了我，唇

角勾起的弧度充满轻蔑和怨毒，“你真的以为，我会再爱上一个曾经抛弃我的人吗？”

“白寂云……你……”我慌乱地伸出手去，却什么也触摸不到，他的脸在黑暗中忽然隐没，他的声音却像针一样刺着我的耳膜，那么的疼。

“我怎么会爱上你这种女人呢？那墨，在这个世界上，你对任何人来说都无关紧要。”

我慌乱地涌出大把泪水，忽然连他的脸也看不到了。

黑色淹没了一切。我在一望无际的暗夜里哭泣。一道光闪过，眼前的人忽然换成了乔昱非。

他的大眼睛忽闪忽闪，娃娃脸上的两个酒窝能让所有陌生人心生暖意，可是他看我的眼神，依然那么冷。

“那墨，你以为跟我订婚，就能攀上乔家做凤凰？算了吧，我只是个私生子，而你，不过是个私生子的情妇。”乔昱非不屑地笑了，“再说，就算我肯娶你，你也不过是我的保姆和秘书，算不得嫁入豪门。你还是去找你的白寂云吧！”乔昱非忽然逼近了我，“咦？你怎么哭了，是不是连白寂云也不要你了？”

乔昱非，他永远这样轻视我。

我承认，曾经有一段时间，因为想要忘记一个人，我放弃了自尊。可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从来未曾像其他女孩一样，拥有过甜蜜柔软的心事。

在我十七岁的时候，我也曾经真诚地憧憬未来。虽然后来发生的一切，都那么不堪回首。

可是乔昱非，你有什么资格这样说我？我想说些什么，却发不出声音来，乔昱非的脸在我眼前模糊起来，我的双手徒劳地晃动着，抓到的却是一片虚无：“你没有资格对我说这样的话！我一直在很努力地生活，乔昱非，我欠你什么？”

“那墨，快醒醒！”耳边响起温柔的声音，一双大手在轻轻地摇晃着我的肩膀。

我睁开眼睛，一缕光照了进来，心里重重的压迫感消失了，仿佛一块大石头从心房上被挪开了。原来方才那一切都只是梦。我松了一口气，内

心深处涌出一种说不出的侥幸感。

还好，那一切只是个梦。

白寂云探头过来，一双细长的眼睛那么温柔，他凑近了看着我的脸：“那墨，你是不是做噩梦了？我看你睡着睡着忽然抽泣起来，就把你叫醒了。”

白寂云这张脸刚才就在梦里出现过，那种不寒而栗的感觉犹在心头，可是这一刻，他眼中满是关切，我心中不由一暖。如此近的距离，白寂云俊美的脸上依然一点瑕疵也无，像一块完美的玉，多少年来牢牢印在我脑海深处，不曾更改。

我用力抱住白寂云，下巴抵在他赤裸光滑的肩膀上，眼泪唰一下涌了出来：“寂云，我刚才梦见……梦见你离开了我。”

我们经历了那么多苦难，才换来今天的亲密拥抱。也许我是太幸福了，才会做那样的梦吧。

我终于跟白寂云在一起了。

虽然我刚刚失去了工作，失去了唯一的亲人，我一无所有，可是还好，我还有他。

十七岁那年，我与白寂云相遇。第二年，他父亲资助我出国留学，条件是我离开他。

离开他那十年的光景，我一个人在洛杉矶打拼，从没想过有一日还能与他破镜重圆。

那漫长的十年，我无时无刻不在克制着自己的眼泪，遇见再大的伤感也强迫自己笑着面对。

可是今天，也许是年纪大了，又也许是在白寂云身边的感觉太过幸福，前半生的泪水好像全都积攒到了一处，一不小心就会被他温柔的双眸摇晃出来。

我抚摸着他的背，攀上他赤裸宽阔的肩膀。白寂云身子一僵，将我揽入怀中，轻轻抚摸我的头发，柔声说道：“好端端地，怎么做这种梦？”

我像松鼠似的往他颈窝里钻：“寂云，你不会那么对我的，是不是？”

他的身体是那样暖，声音是那样温柔，覆在我背后的双手是那样坚定有力，他说：“上半生我们错过太多，所以我将我的下半生全交给你。即

便你反悔了，嫌弃我，我也不会离开你。”

我哽咽着，说不出话来。泪水肆意泛滥，又一次模糊了眼眶。我真的不想在这个时候哭，那显得太娇弱，太矫情，一向不是我的风格。可是这一刻，我竟然控制不了自己。

仿佛前半生所经历的所有苦厄，都在这一刻得到了化解。

白寂云的脸在阴影里，神色暧昧不明，我用手背擦干泪水，却猛然看见他的眼眸深处，分明带着几分阴森的冷意，只是转瞬即逝。

他眼中的阴冷很快消失了，换成一个温存的微笑，定定地看着我。

可是，方才他脸上的表情……是我的错觉吗？

2. 杀出个情敌

白寂云对着镜子穿西装，我靠在床头，望着穿衣镜中的他发呆。

这个男人身材修长，肩膀很宽，腰却很细，穿什么衣服都好看。他脸上有种很干净的气质，配着一双狭长的凤眼，清俊中夹杂着一丝沉默的蛊惑。

白寂云符合这个时代对男子的一切审美标准，虽然分开了十年的光阴，可是在我心中，他一直那么完美。

白寂云回望镜中的我，一边戴袖扣一边笑：“那墨，你看我看得口水都快流下来了。”

我的脸唰一下红了，低头缩进被子里：“你还是快走吧！开会不是要迟到了吗！”

白寂云揭开我手上的被子，把头探过来，柔软的唇吻在我额头上……我的脸淹没在他的衬衫里，有些眩晕的感觉。

剃须刀和古龙水的味道混合在一起，造就了白寂云身上独有的味道，与十七岁那年已是大不相同……却依然让人迷醉。

他的唇缓缓下移，落在我唇上，舌尖灵活地探了进来，我闭上眼睛，他的吻总是让我手足无措。

白寂云笑了，忽然松开我，用食指点了点我的额头，一双勾人的眼睛斜睨着我：“不然，我今天不去上班了，在家陪你？”

“得了吧，你都已经好几天没去公司了。”我缩进被窝里，转身背对着他，心里当然舍不得他走，嘴上却笑着说，“白老板，您可别沉迷美

色，做了昏君。”

“乖乖在家等我，晚上带你去吃饭。”他扔下这句话，终于走出了这间卧室。

我心里真的很舍不得他走。

虽然早已经过了少女的年纪，可是我现在竟然比从前更需要他。分开一分一秒，我都觉得孤独。

隔了漫长苦难的十年，我们终于在一起了。

如胶似漆……也许就是这种感觉吧。不过白寂云是白氏集团主席，白家的长子嫡孙，有很多事情要他处理，他不可能真做个昏君。

与他相比，我是个刚刚失去工作的loser，名声不好的拜金女，无父无母的孤儿。并且因为乔昱非的事情弄得满城风雨，几乎到了人人喊打的境地。

3. 我的白寂云

不管是十七岁那年还是现在，我从来都配不上白寂云。

可是，只要能跟他在一起，别人怎么看我又有什么关系呢。

我坐起身，披上睡袍，打算到游泳池去游泳。这时女佣在门外轻轻叩门，说道：“那小姐，有客人找。”

这幢别墅是白寂云名下的物业，又不是我家，怎么会有人到这里找我？我担心是记者，忙说：“你就说我不住这里，他们找错地方了。”

“好的……哎，小姐，你怎么进来了！你不能这样做……”女佣的声音都变了，紧接着咣的一声，卧室的门被撞开了，露出一张艳丽女子愤怒的脸。

“朱兰？你怎么来了……”我话还没说完，她已经冲过来，重重地给了我一耳光。

我没有防备，整个人被打翻在地。

腿好痛……地上好冷。我这样一下，睡衣外套掉了一半，露出赤裸的肩膀和黑色吊带丝绸睡裙。

朱兰满脸愤愤不平的样子，掏出手机对着我啪啪拍了几张照片，冷哼一声：“那墨你这个贱人，你不是一向都装纯情吗？在床上，不也穿得像小姐一样服侍白寂云！”

“July，你闹够了没有！”一个身影冲了进来，拽住朱兰的手腕，“快跟我回去！”

朱兰拼命挣扎：“乔昱非，你别碰我！”

自从我们解除婚约，我已经两个月没有见过乔昱非了。他似乎消瘦了些，脸上有青色的胡茬儿，显得比从前落拓了些，却更加成熟。他是娃娃脸，总是被误认为二十出头的少年，也许最近留了胡子，是故意想显得老成一点吧。

乔昱非察觉到我的目光，缓缓侧过头来看我，目光深深的，似乎与从前有些不同了，他松开朱兰，走过来扶起了我。

乔昱非的手掌很大，很暖，碰触到我的皮肤，散发着温暖的触感。

说来也真是奇怪，我们订婚的那两年，乔昱非从来不曾这样温柔地对待过我。现在解除了婚约，他反而待我比从前好了。

我的腿扭到了，一动就痛，可是现在这个情景实在太尴尬了，我强忍着疼，扶着他的手站起来，整了整衣裳，用蕾丝睡袍遮住裸露的睡裙。

乔昱非看了我一眼，似有怜惜，眼中隐隐有些羞涩的神情，他避开我的目光，问：“你没事吧，伤到了没有？”

“她有事？她能有什么事？”朱兰走过来拽走乔昱非，怨毒地说，“就冲她一边跟白寂云上床一边勾引你的精神劲儿，摔两下能死吗？”

我咬着牙，这已经是她在动手之后第三次侮辱我，我反而露出笑容，对愣在一旁的女佣说：“去报警。走廊有摄像头，你去看看录到她动手打我的镜头没有。”

“是！”女佣如梦初醒。

“站住！”朱兰急了，大喊一声，“你要是敢报警，我就立刻把你的半裸照片发到网上！”

女佣一脚已经踏出门槛，听了这话，回头看我一眼，一时进退两难，僵在了原地。

4. 神秘电话

我望着朱兰，她是个空姐，拥有傲人的身材和样貌，以及人人艳羡的男友乔昱非。我能威胁到她什么呢？其实内心深处，我一直是有些怕她

的……我这个人脸皮薄，不怕暗箭，却怕明枪，最怕的就是朱兰这种天不怕地不怕的火暴脾气。

“你发吧。”我靠着床头，腿真的很疼，可是我还是要摆出云淡风轻的样子，“不过是我的半裸闺房照，有什么了不起的？没准给我制造话题，反而把我捧成网络红人。”

“你……”朱兰见威胁不到我，气急败坏地破口大骂，“那墨你这个贱人，我最忍不了你这种人！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都已经跟了白寂云，还明里暗里发骚勾引乔昱非！不要脸！”

“你有被害妄想症吗？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我跟乔昱非水火不容，他之前跟我订婚完全是他爸爸的意思。现在我们已经解除婚约了，以后也不会再有交集……你们两个耍花枪，能不能别把我扯进去？”

“大家都是女人，你跟我装什么呢？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吗？”朱兰好像完全没听进去我的话，冷冷一笑，“你不就是把乔昱非当备胎，想给自己留后路吗？你看乔家大公子惹上官非，乔昱非马上要回琛威集团掌权，你心里不平衡，想吊着他对不对？”

“随你怎么想吧，我没必要跟你解释。”

我有些被激怒了，转头吩咐女佣：“去报警，就说有人擅自闯进我家，并且攻击了我。”

“那墨……”乔昱非上前一步，似乎想为朱兰求情。

朱兰趁他不备，忽然从他口袋里抽出手机，举在手里拗着脖子质问我：“你说你没有勾引乔昱非，为什么会发信息给他？”

我一愣，下意识地看向乔昱非，只见他面色一变。

“解除婚约以后，我从来没有联络过他。”我已经对朱兰这种强迫症式的猜测疲劳不已，真的动了怒，“朱兰，你别以为随便编个理由，就可以平白无故地冲到我家撒野！”

“真能装！好像全世界的男人都喜欢你，实际上都是你暗地里勾引来的！”朱兰把手机举到我眼前，“你好好看看！还敢说你没跟乔昱非联络！”

那是乔昱非的苹果手机，最近通话栏里显示着我的名字，近期竟然打过二十几通电话。

这怎么可能？我真的很久没跟他联系过了。可是这电话记录是怎么来的？我也有些疑惑，侧头诧异地望着乔昱非。

他眼中瞬间闪过一丝什么，低下头，深深地叹了口气。

朱兰眼神悲切：“狐狸尾巴露出来了吧！我看你现在还有什么话说！”

我看着朱兰，心想，难不成她为了来找我算账，刻意伪造了通话记录？这未免太幼稚了吧，而且看她的样子，倒也不像作假。

“我要把这件事告诉白寂云！让他知道你的真面目！”朱兰瞪着我，眼睛里有很重的红血丝。

本来我不屑于跟她解释，可是提到白寂云，却忽然间戳到了我的软肋。

我跟白寂云经历了那么多磨难才在一起，现在这份感情是我最重要的东西，像心尖一样，何其重要，有一点风吹草动都不可以！

我拦住朱兰：“任何一个电话号码都可以存成我的名字好吗？”说完，我往前站了一步，倘若她再动手，走廊里的摄像头一定拍得到。我无奈地看着她，“这个人到底是不是我，你拨过去就知道了。”

“够了！”乔昱非上前去抢她手里的电话，“朱兰，就凭你今天的所作所为，我们之间已经完了！你做事冲动不顾后果，我不会再跟你在一起。”

听了这话，朱兰一愣，眼中片刻间露出慌张的神情，她后退几步，高举着电话走到窗边，尖声说道：“乔昱非，你再过来，我就从窗户跳下去，死给你看！”

我们都知道朱兰是个什么样的人，再疯狂的事她都做得出来。她家境富裕，容貌美丽，被爷爷奶奶抚养长大，性格刁蛮，喜怒无常。其实她才是真正的文艺女青年，每天生活在自己幻想出的世界里，骨子里偏爱戏剧化的情节。

乔昱非停在原地，不敢上前。

房间里安静下来。

午后的风吹过，白纱窗帘飞扬起来，盘旋在朱兰头顶上。

她握着乔昱非的电话，按下了存着我名字的电话号码。

这一刻，房间里静得出奇。不知为何，我心里竟也有些紧张。

他手机里的“那墨”到底是谁？乔昱非脸上古怪的表情又是从何而来？

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

5. 太阳不可能失去光芒

一阵电话铃声忽然响了起来，回荡在寂静的房间里。

朱兰先是狠狠地看着我，然后神情转为怔忡，最后，她颤颤地打开了身上斜背的香奈儿锁链包。

这个电话竟然是她的！

朱兰惊得睁大了双眼，其实这一刻，我与她一样惊讶。

很快，一个模糊的念头从我脑海中闪过，可是我很快否定了它。

乔昱非曾经有多讨厌我，那是有目共睹的事情。

朱兰的电话还在响着，她手上拿着两个电话，一步一步走向乔昱非，她看着他的眼睛，眼白布满血丝：“这，你怎么解释？”

乔昱非颓然地坐在屋角的沙发上。午后曛暖的阳光笼罩在他身上，给他整个人涂上一层淡淡的金色。

忽然，他抬起头笑了，两颊露出深深的酒窝。

“好吧，我承认，我很想她。”他的眼睛直直望着朱兰，一字一句，却声声落入我耳中，“与她解除婚约后，我很怀念过去的日子。我希望她还像从前一样，每天都会打电话给我。

我喜欢看见她的名字出现在手机屏幕上的感觉。于是我想象着你是她，想像着我还在继续跟她谈恋爱……我希望一切未曾改变。这个答案，你满意了吗？”

听了这话，我愣住了。乔昱非的脸依然那么俊朗，我曾经与这个大男孩似的男人共度了五年的时光。可是这一刻，他忽然变得这么陌生。

乔昱非不是最讨厌我的吗？他不是用尽一切方法要同我解除婚约吗？他害得我身败名裂，如今终于如愿以偿了不是吗？

他怎么可能会喜欢我呢？

朱兰站在窗边，怔怔地看着他，一行眼泪顺着她艳丽的脸颊缓缓落下，她的声音哽咽起来：“难怪你每次都那么久才接我电话，就是为了多

骗自己一会儿吗？呵，乔昱非，你怎么那么幼稚。”

“是，我确实是很幼稚。”乔昱非低下头，两只手轻轻交叉在一起，“我以为跟你在一起也一样。我以为，带你去我跟她去过的地方，说一样的话，做一样的事，就可以过得跟从前一样。”

朱兰啪一声摔碎了他的手机，猛然间冲向了我，我来不及躲避，被她狠狠推到地上。紧接着，她像一只愤怒的母狮，飞快地冲出了门口。

我愣住了，摔倒在地，爬不起来。

乔昱非向我走来，阳光笼罩在他身上，隐约有种栀子花的香气，他打横抱起我，曾经属于他的熟悉味道，这一刻变得陌生而奇异。

我近距离地望着乔昱非的侧脸，他还是同以前一样，有着长长的睫毛、直挺的鼻梁、玫瑰花似的唇，还有招牌式的深邃酒窝。

乔昱非将我轻轻放在床上。整个过程中，他一直避开我的目光。

“乔昱非，你……”我想说些什么，他却已经转过身去。

“那墨，我知道你不可能再跟我一起了……希望白寂云温柔待你。”

说完，乔昱非背对着我，逃也似的，大步走出了门口。

我躺在床上，有些怔怔的，像是做梦一样。

6. 试用期的未婚妻

八年前。纽约。

乔继琛的办公室让人过目难忘。

作为美国艺术文化界最大控股集团琛威公司的负责人，乔主席的办公室可以说是一种另类的奢华。

乔继琛的办公桌是一张废弃的旧船，倒扣在两截树桩上，上面摆着一台老式的纯黑色打字机，以及一张用树藤做的相框。

相框里是他和太太带着一双儿女的合影，一家四口，笑容和美。

乔继琛有一双看起来饱经沧桑的眼睛，整张脸看起来非常年轻，唯有眼角的鱼尾纹如刀刻一般，笑起来的时候，就像戴了一个面具。

他亲手为我倒了一杯咖啡：“那墨，这批广告牌你画得不错。你上次帮我画廊选的几件艺术品，也都拍出了好价钱。”

“乔先生过奖了。”我帮他剥了一粒方糖，说，“您信任我，我才有机会为琛威做事。”

“其实，不光公司需要你这样的人才，我家里更加需要。”乔继琛笑着看我，和蔼的目光中夹杂着审视和期许，他说，“我儿子比你小三岁。按照中国的文化，听说这样很好，可以生财。‘女大三，抱金砖’，是这样说的吧？”我有些诧异，我记得他女儿跟我同岁，儿子是哥哥，怎么会比我小？

乔继琛爽朗地笑了几声，看着我的眼睛，忽然追问道：“那墨，你愿意成为我儿子的未婚妻吗？”

我怔住了。

乔继琛是美国艺术文化的泰斗级人物，平时低调谦逊，名下却有知名电影公司和拍卖行近百分之五十的股份，平时多以画廊老板的身份低调示人，可是福布斯排行榜早已把他的身家公之于世。

百亿美金，那是什么概念？我从来没想到，一个这种级别的富豪，有一天会问我想不想当他的儿媳妇？

“您的意思是……”我下意识地看一眼他桌子上的全家福。

“不是照片上这个儿子。”乔继琛温和地看着我，“我还有个儿子，是所有人都不知道的。那墨，你能帮我保守这个秘密吗？”

我怔了怔，点了点头。

秘密总是会改变两个人的关系，因此我心里有些惴惴不安。

“他叫乔昱非，是我的小儿子。”乔继琛递给我一张照片，上面的少年有一双大大的眼睛和一对深深的酒窝，“那墨，我认为，他需要一个像你这样的女孩。”

我没有说话，拿起桌上的咖啡抿了一小口。

“黑咖啡很苦吧？苦过之后，却有回甘。”乔继琛幽幽地看着我，又说，“那墨，我会给你丰厚的回报。”

“比如说？”我问得很直接。既然谈生意，自然不需要掩饰什么。

乔继琛眼中有欣赏的神色闪过，他说：“试用期三年。这三年里，你的衣食住行全走公账，外加十万美金的年薪。”

“我的责任是什么？”乔继琛是个商人，而且是玩艺术的商人，他想

从我这儿索取的，一定远多于他给我的。

“陪在乔昱非身边，助他成材。”

“为什么选中我？”乔继琛身边怎么可能会缺少优秀的年轻女性，他为什么会挑上我？

“第一，你有才华，每年拿奖学金，做的项目也很棒。”乔继琛从倒扣的船桌里掏出一沓文件，轻轻放到我面前。

“第二，你需要钱。为了学费和生活费你每天打四份工。像你这个年纪的漂亮女孩，其实应该好好享受生活。”

“只是这样？”乔继琛的这两个理由并不能说服我。在美国，有才华的穷女孩不计其数。

“最后一条，你没有家人。那墨，你是个孤女，没有人在乎你，牵挂你；你也不需要去照顾和迁就任何人。你可以把你的一生，完整地献给乔昱非。”

倒扣的旧船背后，是乔继琛沧桑而睿智的仿佛可以看透一切的双眸。

一瞬间，我仿佛被击中了软肋，竟然不能再在他面前保持自信的仪态。

表面上我是有家的，可是他竟查出我是孤女。

关于我的身世，乔继琛还知道些什么？

“也许是父子缘薄，我跟乔昱非不合，他做什么我都看不惯。”乔继琛叹了口气，说，“可是我也知道，我欠乔昱非很多。”

乔昱非很幸运，起码乔继琛还关心他的死活。

可是我呢？我的父母又在哪儿呢？

“那墨，我们可以给你一个家。”乔继琛把手伸过来，轻轻覆在我手背上，一阵暖意扩散开来，“签下这份合同，你便不用再颠沛流离，无枝可依。三年之后，如果你通过考核，就是我乔继琛的儿媳。”

一个家，三年的青春。

颠沛流离，无枝可依。

不愧是艺术商人，乔继琛的措辞确实很有煽动力。

一瞬间，我想到很多人，很多事。

有记忆深处的白寂云，还有我那美丽而遥远的母亲。

是的，我想要一个家，我不想再颠沛流离，无枝可依。

反正生命中最美好的都已经失去了，我还有什么可以输呢？

这是一个机会，一个寻常人不可能遇上的机会。

我的手在微微发抖，终于，我狠狠握拳，抬起头望向乔继琛。

“那墨，你需要多长的时间考虑？”

我抬起头去看他：“不需要考虑了，我现在就签。”

乔继琛脸上闪过一丝惊讶的神情，很快被志得意满的表情取代。

他站起来，从鸟巢搭建的书架上拿了一瓶红酒，倒了一杯递给我：

“那墨，合作愉快。”

7. 暴力少年乔昱非

我接过红酒，刚要跟乔继琛碰杯。

这时办公室另一侧厚厚的窗帘里忽然冲出一个少年，一双玻璃球似的大眼睛里像是在喷火：“老乔，你把我关在阳台里，就是让我听到这些？”

我不由大吃一惊。

万没想到，在乔继琛跟我说这些话的时候，主角乔昱非竟然也在现场。

“这不是很好吗？省得我再讲一遍。”乔继琛又倒了一杯红酒，递给乔昱非，“这位是那墨，以后就是一家人了，你们认识一下。”

“谁跟她是一家人！”乔昱非手臂一挥，盛满红酒的高脚杯飞了出去，倒吊在鸟巢书架上，红色液体淋了乔继琛一头一脸。

“老乔，谁让你自作主张的？我说过，我的事不用你管！”乔昱非看起来不过十八九岁的样子，古铜色的肌肤浮现出年轻的光泽，两颊上有一对很可爱的大酒窝，却与他充满戾气的表情格格不入。

“先是家庭教师，又给我找管家，现在又弄什么未婚妻！你不就是想找个人看着我吗，有本事你把我关到警察局去啊！”

乔昱非狠狠地瞪着乔继琛，又侧过头来看我：“你给我滚出去！丑八怪！”

“乔昱非！不许没礼貌！”乔继琛摆出长辈的架子呵斥他，眼睛里却